

明星参政不稀奇 台湾综艺天王撂狠话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徐乃麟

明年台湾又是一个选举年，包括台北市市长在内的7项地方选举即将举行，选战话题现在已经炒热，不少媒体、娱乐圈名人纷纷被点名参选。此时，有人半推半就，有人测试风向，有人以退为进，说话的都有点含糊。只有综艺节目大哥徐乃麟干脆表态：“这辈子都不会参选。”他还撂下狠话打翻一般人：“台湾的环境鬼神都救不了。不管哪个政党执政都不会好，太自私自利。现在就是自求多福，好好过日子。”

徐乃麟一番话，令社会再次聚焦明星参政。

张晨光余天被“报派”

选举是台湾媒体的热门话题，关于参选人的种种猜测也成为焦点，如果参选人还是媒体或娱乐圈的名人就更能吸引眼球，媒体错报三千，也不会放过一个，有的时候连当事人都还没拿准主意就被媒体踢爆，当事人只能自嘲为“报派”。明年七合一选举，被台湾媒体点名参选的明星不少，包括名嘴周玉蔻、黄敬平、郑弘仪，还有娱乐圈的徐乃麟、张晨光、余天等。

除了徐乃麟一口否认外，一曲《榕树下》红遍两岸的余天语带保留，他先说自己性子直，不适合政治环境，又说老婆劝进：“我老婆说我年纪大了，唱也唱不动了，气死我了！但她说我当时做得很好，可以再试试看，现在还在犹豫。”余天曾经做过“立委”，政治立场“绿色”。



高金素梅

黄敬平是东森电视台《关键时刻》节目的名嘴，他不避政治立场表态争取代表国民党参选桃园县议员。对于自己的名嘴身份，他认为在城市选民中会有优势，但少了基层传统派系的支持，如果获得国民党提名，他会避嫌不再上节目。

大陆观众熟悉的金马影帝张晨光近日传出代表亲民党参选台北市议员，亲民党证实的确已征求他的个人意见，因为他“花边”少、形象佳，期待他以黑马之姿为亲民党抢下一席。因为张晨光往年曾传出过参选的消息，明年张晨光投入选战的可能性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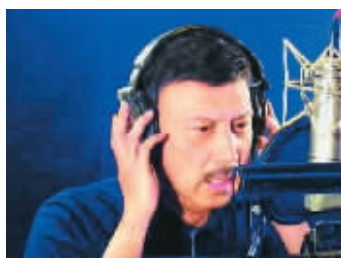
明星成为秘密武器

选举各出奇兵，悲情牌、亲情牌、抹黑招术满天飞，陈水扁每逢选举就推吴淑珍的轮椅、宋

楚瑜选前被爆出“兴票案”、投票前射出“两颗子弹”等，都成为台湾选举史上的难忘时刻。

不知从何时起，明星也成为选举的秘密武器，各政党拉明星为自己冲锋陷阵已成台湾选举的常态。因为明星家喻户晓，本来就拥有不少支持者，再加上政党包装辅选，当选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会在选后继续发挥名人效应。

各界明星都有转型从政的例子。纪政，台湾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女运动员，她出身贫苦，



余天

奋斗成功，在台湾成为励志的榜样，深受基层特别是年轻人喜爱，需要基层票源的国民党1981年征召她参选“立委”，她不负所托成功连任两届。

余天，台湾知名歌手。2008年，陈水扁多项弊案令民进党士气低落，在当年的“立委”选举中，民进党征召余天参选，余天居然击败国民党籍有实力的对手当选，再次证实了艺人的杀伤力。

柯俊雄，台湾金马奖影帝，在2004年民进党执政时期披上国民党战袍，代表国民党参选

“立委”成功。柯俊雄政治观点明确：反对陈水扁，反对“军购”，主张两岸和平共荣。

名人参选最有趣的该算1999年新党宣布由李敖代表新党参加2000年“大选”。接下来李敖宣布“十大政见”，包括请歌手张惠妹做自己的“副手”，因为张是“真正的台湾人”，听者无不发笑，都知道他在讽刺民进党天天拿“台湾人”说事。李敖的另一大政见是请同届参选的宋楚瑜当“行政院长”，“不干不行！”给那年的“大选”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



陈文茜

几家成功几家暗淡

像李敖、陈文茜这样的文化名人弃文从政自然得心应手、纵横捭阖，牢牢抓住大众眼球，卸任后无论是出书还是开办电视节目都更有人气，政坛文坛相映成

辉。陈文茜不当“立委”后在港台主持多个电视节目，坐收人气金钱；李敖的参选和“立委”生涯也成为他著书做节目的丰富资料。

艺人从政也不乏成功转型的例子，比如高金素梅。高金素梅是知名的歌手、演员、主持人，出演过李安导演的《喜宴》和琼瑶剧的女主角。她在人生低谷的时候转型从政，在2001年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委”成功，其后多届连任，成为政坛明星。她带领台湾少数民族赴日本靖国神社抗议，把台湾少数民族歌舞带到北京奥运会上，在台湾政坛为少数民族争取权益，成为有作为的政治人物。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转型成功，不少艺人从政后表现平平，干满一届后不能连任，再回娱乐圈又失去了舞台，从此便无声无息。这也令不少艺人在踏出参选这一步时犹豫不决。曾参选“立委”失败的高凌风认为，艺人要从政是一个“错误的幻觉”，“老天给的东西应该要珍惜，这时候你如果分心，你去做政治的投入，去牺牲掉这些，在我看来是不值得。”



李敖



《绿岛小夜曲》

的秘密

何自力 查文晔

近日台北市文化局举办了“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歌，口述历史特展”，《绿岛小夜曲》作者周兰萍的女儿周扬明拍摄的纪录片《音乐家周兰萍》向人们揭开了这首歌曲的秘密。

《绿岛小夜曲》在台湾流行歌曲史上是不可或缺的经典名曲，这首歌曲原来起源于一段“师生恋”。当年在金瓯女中兼职音乐课的周兰萍，对还在读高二的李慧伦一见钟情。李慧伦对“师生恋”一度拒绝，后来周兰萍用这首《绿岛小夜曲》诉说爱慕之情，终于打动了李慧伦，成就了他们的爱情，也留下了这首台湾最早灌制成唱片发行的中文歌曲。

歌词中有“绿岛”，使许多人联想到台湾关押犯人的离岛——绿岛，因此在歌曲的传唱中多少赋予了其他的意涵。

周明扬花了3年的时间来追忆父亲周兰萍，她用“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来形容自己的父亲。1925年出生的周兰萍是湖南湘乡人。1949年到台湾后，曾在中广、邵氏电影公司工作，创作有《绿岛小夜曲》、《回想曲》等歌曲，也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电影配乐，因积劳成疾，50岁时病逝。

“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歌，口述历史特展”向人们呈现台湾流行歌曲的流变。台北市文化局长刘维公表示，2010年开始的“台湾资深音乐人口述历史计划”目前已经制作了72位资深音乐的访谈影片，搜集了15万首以上的流行歌曲目录。

香港的士加价



小米科技“爆米花”

大陆的小米科技公司近日在台湾举办“爆米花节”，吸引台湾的“米粉”们热情聚会。同时，小米公司的红米手机在台开卖，1万部手机不到10分钟便销售一空。热销的红米手机定价3999元新台币，双卡四核心、4.7英寸屏幕。虽然小米科技表示他们的销售重点放在东南亚，但台湾业界人士认为红米登台会在台湾引领高性价比手机的竞争。

小米手机今年5月正式进军台湾市场，当时的产品是小米2S，售价9499元新台币，被台湾媒体形容为智能手机的“平价机种震撼”。小米公司董事长雷军当时在台湾表示，进入台湾市场必须和苹果、三星进行品牌竞争，而在台湾，产品质量是核心，这正是小米手机的实力所在。

(小霞)

癌症变成“慢性病”

香港把今年的12月8日设为首个“癌症日”，加强公众对癌症的认识和预防能力。香港防癌会癌症教育委员会主席廖敬贤表示，癌症由“绝症”逐渐变得像慢性疾病，大部分癌症是可以预防的，改变饮食模式和生活习惯有助预防癌症。尽早发现并接受适时治疗成为提高存活率的关键。

香港癌症数据统计中心数据显示，1983年，香港年癌症新增病例为1.49万人，而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2.69万人，增长接近一倍。

(喻文)

港台速递

12月8日，香港1.8万多的士即日起加价，包括市区、新界、大屿山的士，起步价加2元（港元，下同），之后每跳表加0.1元。据业界表示，每逢加价的士生意都会减少，头3个月尤其明显。图为加价当日游客在时代广场乘搭的士。

洪少葵摄

“来，把嘴张开。”

护理员王玉娟像哄小孩一样喂一位80岁老奶奶进食。老人一直嚷着含糊不清的话，入口的食物时不时的会溢出嘴边。护理员一边喂一边耐心地为她擦拭污渍，一喂就是20分钟。

老玉娟60岁，已在安老院前线工作十几年。她所在的新松龄护老中心观塘分院是一家私人机构，白天有35位护理员，需要照顾200多位老人。

“每天忙得像陀螺打转。”老玉娟这样形容护理员的工作状态。清晨，要为老人换尿片，帮他们洗漱，然后扶他们到轮椅上。接下来，给每位老人派早餐、洗澡、剪指甲，陪着他们做物理治疗。“几乎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护老院的老人多是身体抱恙，缺乏自理能力。还有一些人神志不清，会做出奇怪的举动，比如蛮不讲理地打骂护理员。“有些老人经常发脾气，而且记性不好，比如会到处乱走、偷拿别人东西。护理员要去劝阻老人，平抚他们的情绪。”老玉娟挽起袖子，露出手臂的几块瘀青，都是老人激烈反抗时留下的印记。



香港安老业今年欠缺五千名员工。吴钟春摄

香港安老院缺人手 年轻人不爱干

吴钟春

新松龄护老中心副院长丘霞在记者采访结束时指出，除了体力消耗大，护理员还要承受心理压力。“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人一天要换8次尿片，”她说，“一些老人有高血压，时常晕倒，护理员要及时发现并通知护士，这关乎老人的性命。”

现在香港安老院护理员普遍月薪是32港元，新松龄除了每月多发一天工资、月底有奖金、包员工三餐膳食，还为员工提供免费住宿，可员工流失率仍然很高。“试过有人来了半天就走了，也试过有几个做了不到一个月就递交了辞职信。原因都是觉得工作太辛苦。”新松龄院舍经理严沛轩说。他表示，来应聘的年轻人几乎为零，应聘者都是50多岁。

“由于人手紧缺，我们迫不得已要请兼职，但兼职护理员多缺乏专业知识，因为不受合约约束，大多做事不积极主动，对老人照顾不够仔细周到。”严沛轩担心长久下去会影响安老服务的水平。

香港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育透露，今年香港安老服务业业欠缺5000名一线员工，入住安老院的老人约有两万人。“有些安老院要一个人照顾十几个老人。”

同样的困境也发生在政府管理的安老院中。深水埗长者日间护理中心主任骆伟奇表示，已用尽几乎所有招聘方式，譬如报纸登广告、劳工处网站发布信息、派传单、开讲座、通过熟人介绍等，但几个月才收到一封求职信。

他亦表示，中心收到的求职信，多来自50岁以上的应聘者，而应聘的年轻人多是精神病康复者、轻微残障者或智障者。骆伟奇担忧，香港的护老行业会青黄不接，变成“以老护老”的不健康状况。

今年40多岁的吴家明，是深水埗长者日间护理中心最年轻的护理员。“护理员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上岗，照顾老人是需要技巧的，比如怎么搬动老人、怎么帮老人收四肢、怎么让老人张嘴吃饭等等。”只见他把一个老人家小心翼翼地扶上轮椅，老人对他露出感激的笑容。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安老护理工作没有技术含量。现在有学历的年轻人都不愿意从事基层工作。尽管做护理员的工作很有意义，但社会地位不高，而且欠缺良好的晋升阶梯，所以很难吸引年轻人入行。”吴家明说。

陈志育认为，安老服务业应该引起各界重视，香港今日的成功有赖上一代人的贡献，社会应为老人提供更多帮助，政府应投放更多资源在安老行业。另外，港人工作繁忙，未能对长者妥善照顾，安老行业让一个家庭能最大地释放劳动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中新社香港电)